



临朐县

资料选辑

杨国成



第十三辑



文史资料选辑

第十三辑

中 国 人 民
政治协商会议

山东省临朐县委员会编

一九九六·三

政协临朐县第五届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组成名单

主 任:郭葆立

副主任:吴德升 郝湘榛 高清涛 程士贵

委 员:于振河 于法堂 马俊之 冯益汉

冯介孟 刘凤山 刘镇宗 吉星田

吴芳亭 张玉昆 陈光三 高 杰

谭家昌 潘汇源

ECSS/01

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三辑
政协临朐县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潍坊市新闻出版局
准印证(1996)第 019 号
临朐县印刷厂印刷

1996 年 3 月第 1 版 199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字数 100 千字

目 录

- 1、高奋同志和党外人士 马守青(1)
- 2、强虏不灭誓不还
——我的飞行生涯 马叔青(7)
- 3、我在抗大一分校学习和战斗生活的回忆
..... 谭 锋(22)
- 4、我参加解放战争的点滴回忆 王兆美(34)
- 5、衣瑞伦传略 文史室(40)
- 6、我荣获三级人民英雄称号的经过
..... 孟宪青自述 孟昭新 马维堂整理(45)
- 7、我给日寇当劳工时的见闻 王尚成(49)
- 8、抗日战争杂谭 冯义人(61)
- 9、冯兰溪同志生平 国营六一七厂(70)
- 10、临朐恶化时的城区武工队 张松林(73)
- 11、宁死不屈的苏大娘 苏 晨(88)
- 12、华东新华广播电台创办经过 ... 周新武(90)
- 13、难忘的程家庄 铁 云(105)
- 14、我在家门口参加革命 孙益瑞(113)

- 15、我参加抗美援朝的回忆 郑士勇(118)
- 16、美国在越南应用的特殊杀伤武器
..... 郭忠昌(125)
- 17、抗战时期的临朐县简易师范
..... 高乐众 苏 晨(128)
- 18、我对“文革”前临朐二中情况的回忆
..... 郑万丰 供稿 王凯骋 整理(134)
- 19、我对二中情况的回忆与补充
..... 于文斋(143)
- 20、临朐酒厂的艰苦历程 王兆祥(153)
- 21、嵩山水库建设和灌区开发纪实
..... 丁 谦(158)
- 22、毛主席接见共青团“九大”代表
..... 王升三(176)
- 23、荒山披绿荫 勿忘治山人
——万名青年治沂山纪实 王兆祥(180)
- 24、栗山为何又名青年山
..... 王光庭供稿 王兆祥整理(185)
- 25、我在西藏工作时的经历与见闻
..... 宋德永(187)
- 26、我所知道的刘凤岐 刘凤山(195)
- 27、姜春云书记两次视察临朐忆述

- 杨显伟(200)
- 28、为了“青山顶”的孩子们
——台胞杨成祥先生捐款兴建村小学纪实
..... 杨翠萍(204)
- 29、我爱我的家乡美 周作楷(211)
- 30、王绮正与民艺结缘 杨先让(217)
- 31、体操名将冯冀柏
..... 秉晓明 供稿 傅绍信 整理(221)
- 32、临朐二冯寻根记 艺 翰(223)
- 33、冯瑗与《[万历]开原图说》..... 王桂云(227)
- 34、沂山八景诗 刘镇宗(230)
- 35、沂山三十名石 潘汇源(235)
- 36、从正月初二走亲戚说起 曹立会(247)

• 补白 • 临朐县最早最大的引泉灌溉工程(6 页)临朐县最大的蓄水工程(21 页)临朐县最大的自流灌区(48 页)临朐县最大的小(一)型水库(69 页)临朐县最大的电力扬水站(72 页)临朐县渡槽最多的灌区(87 页)临朐县最大的水利发电站(89 页)临朐县最长的过水渡槽与最高的过水渡槽(104 页)登沂山两首(112 页)老龙湾冬行(142 页)沂山情韵(194 页)咏山旺化石陈列馆(203 页)齐刀币(220 页)登岱观瀑二首(234 页)石佛堂的石佛(246 页)马益著轶闻(248 页)

高奋同志和党外人士

马守青

高奋同志常常告诫我们：执行党的政策要全面。譬如，团结党外人士，处理好与他们共事的关系，这是体现党的统战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往往容易忽视和难以执行的问题。统一战线是我党的三大法宝之一，我们要学会运用这一法宝。他是这样讲的，也是这么做的。仅将高奋同志与我所熟悉的几名党外人士合作共事的情况作如下回忆。

“送崔端甫先生到县里”

1943年的初冬，我住在米山区瓦庙子村。一天傍晚，一个疲惫不堪的老者走进我住的房子，他一进门就冲着我问：“你是不是西朱姓马？”我还没来得及回答，他便自我介绍说：“我是从崔家河米的，我叫崔端甫。”我定眼一看，见到他眼上的那个特征，立即想起他是我在北朱小学读书时的崔校长。但他的脸庞却大变了样，以前脸上是白里透红，现在是黑干焦瘦且布满了很深的皱纹。我一边回话，一边找壶烧水，准备招待老校长。他接着说：“我还没吃饭，你先给我弄点吃的，我饿得实在撑不住了。”说到弄点吃的，我还真感到为难，不用说应该弄点好吃的招待老

校长，就是随便弄点填肚子的东西都很难办。我在村里都是和群众一块吃，群众有什么吃什么，经常是吃了这顿没那顿。看到老校长饿成这个样子，我忙跑了几家，最后在农会长家才搞到了两块地瓜和一个半菜窝窝头。老校长一面喝着白开水，一面大口大口地吃着，很快就“风卷残云”。我也没好意思问他吃饱了没有。

老校长喝了两口水又接着说：“我是来找筱奎的，他是我的大儿子，名叫崔金块，字筱奎（参加革命后化名于超），他来了没有？住在什么地方？你送我去找他好吗？”老校长一连串地急问，让我一时难以答复。因我对于超同志并不熟悉，也不了解他的近况，只是听说他在莱芜县委工作。我只好半真半假地回答说：“筱奎在莱芜县委工作，我们住在莱芜时见过他。他说这次部队打回临朐，地方干部也会很快回会的。他叫我有空去看您老人家。”我好说歹说，总算劝老校长睡了觉。第二天，我又安慰老校长：“咱临朐县委、县府成立后，肯定很缺人，筱奎和高奋又很熟，说不定很快他就会调回来，你在我这里等着吧。”

老校长住了几天后，突然找出要回去。经过了解，原来一名姓史的同志在吃饭时，分给崔校长半碗煮黄豆。老校长刚吃了几口，这名同志便以给养困难为由，劝他回去。老校长为此而不愿再住下会了，怕让我为难。当时，青里头还住着敌人，三天两头地到崔家河一带抓捕八路军家属。在这种情况下，是决不能让崔校长回村的。于是，我一面向他解释给养的情况（那时吃的粮食都是从沂北

老根据地运来的，有时运不到就得挨饿），一面向他再三保证：“有我吃的就有你吃的，再困难也会挤出一个人的口粮，”并向他赔不是，劝他再委屈两天，我马上写封信给县上，问问筱奎调来了没有？等着县里回信后再定走留。如此，老校长才勉强答应留下来。

高奋同志接到我的信后，立即回信并派人将崔端甫接到县委所在地——响水崖。高奋同志回信的内容大意是：像崔端甫这样有点名望的知识分子，会家都参加革命，我们应很好地安排他。给养再困难，也要给他解决。你们有困难也是实情，难以招待好。见信后立即送崔端甫先生到县里来。

高奋同志和于超熟悉，但并不熟悉崔端甫的情况，他这样尊重民主人士，给我们做出了榜样。

要像对长辈一样尊敬曹仲孚

米山区文教助理曹仲孚，莱芜人（记不太清），40多岁年纪，高高的个子，长得挺清秀。但同志们都叫他曹老头。他平时笑哈哈的，说超话来文绉绉的。大家见了，总是嚷着叫他撒几句，他就拉着长腔念几句唐诗，惹得同志们哈哈笑一阵。

当时，全区虽然只有几处小学，但村村都有夜校与识字班。曹助理员热爱自己的本职工作，经常提着个小包袱，走村串户指导教学。

高奋县长每次来米山区时，总忘不了问曹仲孚的一

些情况，且谆谆告诫我们：要关心他的生活与身体，要像对长辈一样尊敬他，不要因为他是个党外人士就另眼看待，要以诚相待。高奋同志无论是在区里还是在农村，碰到曹助理员时总是亲切地问寒问暖，拉他一起吃饭，再三嘱咐他，现在生活条件差，要注意身体。因此，曹仲孚常对大家说：“高县长像老人一样地关心别人，真是有宰相的肚子，老人的心肠。有的同志说，高县长太严肃，叫人有点怕。我倒感觉他很平易近人，待人既辈热又诚恳。”

“常帮助刘贡三学习”

刘贡三是嵩山区（后并入米山区）西寨人，解放前是这个乡的伪乡长。解放后，他要求参加工作，我们就把他留在区里帮助做财粮工作。

高奋同志到嵩山区检查工作时，常问起刘贡三的一些情况，有空还找他聊聊天。有一次高奋同志问起刘贡三的工作与思想状况。我说，他工作还可以，挺认真细致，写写算算的挺不错，就是有些看法不对头。高奋同志关切地问道：“是哪些看法不对头？”我说：“他对我们开展大生产运动和生产救灾方面的政策，认为是太得民心的事，是大好事。但对减租减息、增加工资等，认为是不近情理的事，说租息的多少，工资的高低，是两厢情愿的，租息减一点，工资加一点是可以商量的。但说人家是剥削，还拉到大会上斗争，这就不太好……。区里同志听到他这些说法，很气愤，认为这是替地主说话，是严前的立场问题。要批斗

他，要求赶他走。”高奋同志听到这里，笑了笑说：“他对我党政策的某些方面表示理解与拥护，这很好吗！对某些方面不理解不拥护也是很正常的。同志们说他不拥护减租减息是立场问题，这不错。刘贡三之所以有这些说法，是由于他对我党这方面的政策不理解，对剥削与被剥削的情况不全了解。他不懂得有些地主，特别是那些恶霸地主，不用揭发、说理的公开斗争充分揭露他们的罪行，是打不掉他们的威风，是发动不起群众来的，是会出现明减暗不减的情况。刘贡三能讲出来，比不讲出来好。虽然是属于立场观点问题，我看是个认识问题。要转变这个认识不是靠简单的批判能解决的，更不能赶走了之。对这样的人不能要求过急，常让他到村里听听群众揭露地主残酷剥削农民的情况，参加些反好诉苦大会，使他由同情地主变为同情被剥削的贫下中农、佃户、雇工。只有帮助他学习，才能逐渐改变他的立场观点。”

除此之外，高奋同志每逢遇到刘贡三时，还主动地拉着他的手说：“要注意身体，欢迎你对我们的工作多提意见和建说。”刘贡三激动地对大家说：“我以前看到高县长，总是要避开，但他总是主动同我打招呼，拉着手问长问短。高县长没有看不起俺这伪字号（解放初，群众把曾干过伪职的人员称“伪字号”）的人，真是想不到。高县长一点架子也没有。过去国民党的一个区长出门，都是前呼后拥，威风的不得了，老百姓都躲得远远的，那当县长的就甭提了。可我们的高县长待人宽厚亲热，老百姓看到

他，都亲热地拉他到家里坐，真是名符其实的父母官。”

临朐县最早最大的引泉灌溉工程

冶源老龙湾引泉灌区，是临朐县最早最大的引泉灌溉工程。该工程于1951年3月5日正式动工兴建。5000多名民工上阵，奋战一年，到1952年3月19日竣工。共完成土石方66万立方米，用工日34万个，投资25万元（旧人民币25亿元），修干渠16.5公里，引水1.4秒立方，自流灌溉农田2.3万亩。

（丁谦）

强虏不灭誓不还

——我的飞行生涯

马叔青

编辑同志：

现寄去台胞马叔青先生撰写的回忆录《我的飞行生涯》。

马叔青先生抗战期间曾驾机同日军作战，九死一生，富有爱国献身精神。马先生系我县七贤镇朱位村人。1931年参加国民党军队，1937年毕业于中央航空学校第6期。历任准尉飞行员、飞行员、教官等职。退休前为上校，现定居美国洛杉矶。

此稿已核实，我们认为有一定的史料价值。适逢贵刊征文，征得马先生同意，特推荐给贵刊。

此致

敬礼！

山东临朐县政协

文史资料委员会

1937年5月1日，我于杭州笕桥中央航空学校第六期毕业，分配到空军第一轰炸大队第二中队担任准尉飞行见习员。两个月零7天后，七·七事变发生，全面抗战开始。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军无端占领我东三省，是时我正休学在家，闻讯热血沸腾，义愤填膺，偷偷离

家出走，乘夜步行 60 里至青州（益都），搭火车去济南参军，要与敌寇决战，收复国土。当时的心情，有如斯诗：“少小立志出乡关，倭寇不灭誓不还，埋骨何需桑梓地，五洲到处有青山。”我先参加陆军，后又辗转进入空军。自九·一八至七·七，整整差两个月零 11 天，就是六年了，终于等到了报仇雪耻，杀敌救国的大好机会。我空军日夜出动，轰炸敌军军舰、兵营、阵地等目标，使敌军伤亡惨重。我们用的飞机是美国制造的“罗司诺浦”单发动机的轻轰炸机，此机在保卫上海一战，即损失殆尽，同时死伤许多长官及同学。斯时我国沿海港口，均被日军封锁。英美声明中立，我空军飞机无处补充。英国更是绝情绝义，欺弱媚强，竟封锁了滇缅铁、公路，使我国最后的对外通道，从此完全断绝。这时苏俄已与我复交，表示援助。由新疆陆续运送作战物资及飞机 777 架，其中战斗机（E—15）及（E—16）数量较多，轰炸机（S—B）数量较少。这种飞机是全金属制造，流线型外表，相当秀丽，双发动机，水冷式，速度及载重量亦颇令人满意。其时我军自上海、南京撤退后，敌已进占芜湖、蚌埠、安庆等机场，正在集结陆军、空军，进攻我台儿庄及徐州等地。为不使敌军利用此数处机场，我空军日夜连续轰炸，使敌军不堪其扰。是时我队驻于南昌，好诈的敌军已侦知我军新从苏俄进来一批飞机，企图消灭我机于地面，以绝腾空迎战。

初次遇险生还实为侥幸

1937年11月5日，我们正在睡梦之中，忽闻警报大响，队长徐康良（航校第一期毕业，为人温恭、宽宏，现仍健在）大声呼叫：“敌轰炸机十余架正向我南昌飞来，大家快去机场，将飞机飞往吉安暂避！”那时没有今日这样完善的装备，我们全队没有一部汽车，只靠两条腿走路，我们一群负责警戒的人员，急忙抓起飞行衣帽，以跑百米的速度跑向机场。我们的宿舍，距机场约1200公尺，跑得上气不接下气，急忙登机与机械人员合作，发动飞机马达。这种SB轰炸机可乘坐三人，前舱是轰炸员座，中舱是驾驶员康，后舱位是射击士康，三个舱位完全隔离，在空中不能调换。驾驶员是先期同学苏宝善少尉，射击员也是先期同学邓扬义少尉（他本是轰炸员身份，因怕前康危险，请求队长改任射击员，我的军阶最小，是准尉飞行见习员。以飞行员充任轰炸员，未免大材小用，但轰炸员缺乏，为不误作战，只好由飞行员充任。我担任斯职，坐在前座，无论作战或训练，已有两个月之久，甚为顺利。那日不知何故，一上飞机，即从前康上方小玻璃窗向后观望，见驾驶员已安然就座，射击员却尚未赶到。我不知哪里来的灵感，立即由前康下未，移往后康。这时已是紧急警报，驶机马上就到，一位机械同仁忽然来问我：“报官（速是机械人员对飞行人员的尊称），前座有人吗？”我回答没有。“那么，我坐好不好？”那时敌机轰轰之声，已遥遥可闻，为了

让他脱离险地，我答应了他。情况十分紧急，驾驶员迅速滑到起机位置，立即起飞。飞机刚离地面 50 多公尺，发动机忽然停车。啊！温度不够哇！这个时间，这个高度，停车最为危险，既不可转回机场，一转便有失速坠地之险，又无时间选择迫降机场或场所，只有向前直滑。如果前面有山，就会撞山；前面有水，就要下水。在南昌青云谱机场外边，既无山，也无水，而是丘岭起伏，高低不平之地。其中有树林，有坟场，有池塘，有家屋。飞机一触地面，即蹦蹦跳跳，东冲西撞。我面向后坐，脊背与椅背相撞，其震力之大，有如千钧，人竟被震昏迷，不知飞机是如何停止的。也不知昏迷了多久，及至悠悠醒来，还算幸运，人未面向前坐，脑壳未撞在仪器板上，否则就不会再爬出飞机了。我从飞机里爬出来，脚一触地，即倒在地上，原来是脚踝被钝器（可能是向下射击的机枪柄）击伤，连皮带肉一大裂口，正在流血。我为要明了中座及前座情况，勉力爬起，一跛一颠地去看驾驶员座舱，人竟不见了。正在伤撞迟疑之际，忽听有人轻声喊我，回头一看，正是驾驶员苏宝善学长。他坐在地上，满头满脸及全身都被黄土遮盖，如地面一色。如果他不说话的话，恐怕一时还找不到他哩！他的驾驶舱挤脊扁扁的，幸有驾驶盘挡驾，头颅来撞仪器铁板，只是两只鞋子，被挤弯的铝管挟住了，无法拿出，幸其脚未伤，自行爬出飞机。他有气无力地说，“你去看看前座如何了？”我一看前座的破碎情况，即知凶多吉少，不看还好，这一看，几乎把人吓死！只见那位充任轰炸员的机械

员头盖骨破裂，脑浆及鲜血齐流，头上、脸上及衣服上，尽是脑浆及鲜血，死状极惨。幸飞机平躺地面而未翻覆，满箱汽油，亦未着火。否则我们三人，一个也逃不出来。也感谢近村同胞们，热心救助，推来两辆鸡公车，将我和苏学长推到数十里远的南昌医院就医。后未得知那天我们一共起飞四架飞机，有两架平安飞到吉安，有两架坠毁。我们这一架万幸，一死二生；另一架三人不幸全牺牲了。飞到吉安的两架飞极，在空中看到我这架飞极破碎的样子，认为我们必难生还，尤其是坐前座的我，绝无生还之机。李湘涛、韩锦桐同期毕业的同学，也是派任轰炸员的，在吉安一夜未曾合眼。翌日，他们由吉安飞回南昌，一听说我由前座换到后座而未死难，大喜过望，急到南昌医院相见，二话没说，一开口就是“你的命真大！”是呀，不要说他们远在吉安，想不到有这种事，即在南昌的同队人们连队长包括在内，也认为是千年不遇的巧合，表示祝贺。而那位临阵退却的邓扬义先生也就免罚了。以后不久，他忽然消失不见了。事后证明，这人是怕死而开溜了，真不知廉耻，被后人贻笑大方。

我与苏学长（现仍健在，移居美国）被退往南昌医院后，经医院检查我无内伤，也没脑震荡，只是足踝外伤，经敷药包扎后，不久即完全复原。因战争紧急，队上缺人，我立即出院归队，继续担任轰炸员工作。而苏学长则因内部受伤，转至长沙休养所休养。